

汉唐舞曲乐府诗探析

梁海燕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 作为一种音乐体裁,舞曲歌辞兼具表演艺术、歌辞文学的双重属性。考察汉唐之际舞歌的表演、流传,发现其于舞曲本事、叙述内容、主题思想、舞蹈形象、演艺情况等方面,对当时及后代文坛都产生了独特影响。

[关键词] 舞歌; 流传; 文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089-03

舞曲歌辞是汉唐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类别,与舞蹈艺术结合,是其有别于其他类乐府诗的重要特征。《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都对“舞曲”专门著录。《乐府诗集》中有“舞曲歌辞”五卷。作为表演艺术,舞歌演奏丰富了社会的文化生活;作为文学体式,充实了中国诗歌艺术的宝库。

一 本事及叙述内容的流传及影响

舞歌的本事,指与舞歌起源直接相关的背景故事,或后人对其所作的具有题解性质的说明。《乐府诗集·舞曲歌辞》所著“雅舞”、“杂舞”两个小类中,“雅舞”(用于郊庙祭祀)多无本事或本事流传有限;“杂舞”(用于朝会宴饮)的本事流传较广,产生的文学影响也较大。

舞歌本事的流传对文学创作的最直接影响是,本事作为文学素材直接进入诗文创作,其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取用本事,作为叙述内容;二是化用本事,以之为典。

本事作为叙述内容,可举唐代舞曲《何满子》为例。《乐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录《何满子》曲调。郭茂倩在题序中引苏鹗《杜阳杂编》:“文宗时,宫人沈阿翘为帝舞《何满子》,调辞风态,率皆宛转。”郭氏案:“然则亦舞曲也。”^[1]白居易《听歌六绝句·何满子》诗序云:“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子,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元稹也有《何满子歌》:“何满能歌能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圜墙间,水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元、白诗所述《何满子》曲名的由来略有不同,但都肯定“临刑进曲”一事。看来当时流传的关于《何满子》舞曲的产生故事中,“临刑进曲”是共识性情节。

有时本事为后人所追加或附会,“假本事”的流传对文学创作也会产生影响,如汉代宴飨舞曲《公莫舞》。《旧唐书

·音乐志》载:“晋、宋谓之《巾舞》。其说云:汉高祖与项籍会鸿门,项庄舞剑,将杀高祖,项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汉王也。汉人德之,故舞用巾以像项伯衣袖之遗式。”^[2]其实,“公莫”乃“公姥”之义,与“鸿门宴”全无干涉,只是因为古《巾舞歌》于刘宋时已不可解,故而附会上“项伯起舞”一事。李贺有一篇《公莫舞歌》,却完全赋咏“鸿门宴”故事,序云:“《公莫舞歌》者,咏项伯翼蔽刘沛公也。会中壮士灼灼于人故无复书,且南北乐府率有歌引,贺陋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3]李贺以他特有的“奇崛冷艳”之笔,全力渲染“鸿门宴”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颂扬项伯起舞、护卫汉王的英雄气概。运用假本事,偏离原本事,或对原本事中某些情节进行夸大、生发的文学创作,其作品往往带有咏史寄意的意味。

舞歌本事作为文学素材的第二种情况:化用本事,以之为典。《巴渝舞》,本是刘邦平定三秦时得到巴賁人的帮助,乐其猛锐,爱其舞,故使乐人习之,巴人歌舞遂进入朝廷音乐机关。据王粲《矛渝新福歌》云:“汉初建国家。匡九州。蛮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可知演于朝廷的《巴渝舞》重在宣扬汉王朝一统天下、震服蛮荆的恢弘气魄。结合《巴渝舞》的创制背景,来看谢朓的《出藩曲》:

云枝紫微内,分组承明阿。飞艎溯极浦,旌节去关河。眇眇苍山色,沈沈寒水波。铙音《巴渝曲》,箫鼓《盛唐歌》。夫君迈惟德,江汉仰清和。

《盛唐歌》,汉武帝元封五年巡狩南方所作,史载:“五年冬,(武帝)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4]《盛唐歌》的创作是以武帝时的强盛国力为背景的,象征国泰民安,治世清平。在颂咏汉王朝一统天下、四域安泰的丰功伟业上,《巴渝舞》、《盛唐歌》性质相近。谢诗第七、八句以《巴渝舞》、《盛

[收稿日期] 2008-10-08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乐府诗集研究”成果(编号:03BJBWY033)

[作者简介] 梁海燕(1980-),女,河北邯郸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唐歌》并举,为诗篇注入一份“平藩”必胜的信心。此外,《巴渝舞》作为夷俗之乐进入朝廷乐府,这一事件本身也值得关注。唐李德裕《进新旧文十卷状》云:“岂谓击壤庸音,谬入帝尧之听,巴渝末曲,猥蒙汉祖之知。”从《巴渝》乐舞的夷俗身份出发,审视这一史实。杜牧《王晏安除齐州吴初本巴州陈佺渝州刺史等制》云:“济南跨河,有兵有赋,巴渝夷俗,慷慨豪健,形于乐曲,尔其往哉。”则从赞扬巴人习性方面述说。可见,即使对同一舞歌本事的运用,也可从不同方面进行阐发。诗文创作中将舞歌本事引为典故,有利于拓展作品的知识内涵和情感意蕴。

除本事外,流传较广的舞歌的叙述内容也会影响后人进行乐府歌诗或其他诗文的创作。因舞歌的表演配有舞容,歌辞大多具有叙事性或叙事成分。所叙之事又多与舞曲本事、舞蹈内容相关,故而其叙述内容也常常具有了本事性质。下面,谨以《白纁舞歌》为例说明。

《白纁》,始为三国时吴朝舞曲,后来进入晋宫廷,直至唐代仍为宫廷舞曲。纁,本麻属,可用以织布,其白而细者为纁。“纁”字也常写作“苧”、“苧”。吴地盛产纁麻,用纁麻织布是吴地的生活习性。李白《湖边采莲妇》有“小姑织白纁”语。张籍《江南曲》云:“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纁。”纁布的最主要用途就是制作衣衫、巾袍。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云:“古词盛称舞者之美,宜及芳时为乐,其誉白纁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馀作巾。袍以光驱巾拂尘。’”^[5]

《乐府诗集》著录晋至唐五代间《白纁舞歌》共46篇,综观这些《白纁舞歌》的歌辞文本,内容除赞美白纁舞服外,又多提及舞服的裁制活动。如李白《白纁辞》:“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辉。”王建《白纁歌》:“新缝白纁舞衣成,来迟邀得吴天迎。”张籍《白纁歌》:“裁缝长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这些歌诗对“裁舞衣”动作的描写,受“古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白纁舞歌》对舞服有出色描绘,随着该舞歌的流行,“白纁衣”在后代逐渐具有了另一种文化内涵:象征高洁的品性。唐代诗人雍陶的《公子行》诗云:“公子风流轻锦绣,新裁白纁作春衣。金鞭留当谁家酒,拂柳穿花信马归。”高雅、飘逸的“白纁衣”不仅彰显“公子”外在俊秀风神,也暗示其品性超凡脱俗。晚唐陆龟蒙以耿介著称,自称:“头方不会王门事,尘土空缁白苧衣。”以“白苧衣”自比,自信只要内心清正,一任尘土污沾。“白纁衣”这一文化内涵的形成,与《白纁舞歌》的流行直接相关,是舞歌叙述内容的流行影响文学创作的一个表现。

舞歌叙述内容对文学创作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歌辞辞句本身的被袭用。如李白《独漉篇》几乎句句袭用古辞,现将其与古《独漉篇》并列于下:

古辞: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雍雍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风遥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帷,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猛虎班班,游戏山间。虎欲啖人,不避豪贤。

白辞: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越鸟从南来,胡鹰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罗帷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绣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鹰梦泽,不顾鸱鸢。为君一击,转鹏九天。

古《拂舞歌·独漉篇》至唐代已不被表演,李白此歌为旧题拟作。文人拟乐府中袭用古辞辞意外,也袭用辞句本身,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李白《独漉篇》的创作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二 主题的流传及影响

一般地说,原始舞歌的歌辞内容与乐曲主题是一致的,人们对留存下来的舞歌文本的解读,直接影响他们对前代舞曲的接受。但在舞曲流传过程中,原始舞歌的主题在得以一定程度延续的同时,也会出现新的变化,这在后世诗文创作中都能得到反映。谨以《前溪歌》的流传为例说明。

《前溪舞》始创于晋代,唐代仍有流传。欧阳予倩《唐代舞蹈》说:“唐代将《前溪》列入《清商乐》中,并常被诗人提到……唐代还经常有人表演《前溪舞》。”^[6]《乐府诗集》卷四十五载无名氏《前溪歌》七首及梁代包明月一首,皆以抒写离思、念远怀归为题。无名氏七首之五:“逍遥独桑头,东北无广亲。黄瓜是小草,春风何足叹,忆汝涕交零。”包明月一首云:“当曙与未曙,百鸟啼窗前。独眠抱被叹,忆我怀中依,单情何时双?”

《前溪歌》的抒写离思、念远怀归的主题在后代得到延续,“《前溪》”渐成为离思、念归乐舞的代称。南朝及唐五代有关《前溪》歌舞的诗赋中,《前溪》往往与《石城》、《子夜》等以“苦离声”著称的乐舞并举,具有象征离思、念归抒情符号的意义。如庾信《荡子赋》云:“新歌《子夜》,旧舞《前溪》,别后关情无复情,奁前明镜不须明。”至唐代,这一符号运用更普遍。崔颢《王家少妇》:“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李商隐《离思》:“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储嗣宗《吴宫》:“《前溪》徒自绿,《子夜》不闻歌。”所以,《图说中国舞蹈史》在介绍《前溪舞》时说:“《前溪》《子夜》在实际文化符号体系中已经成为某种符号化的东西,即感伤、期盼的内容与忧郁柔美的形式风格的符号。”^[7]

唐代于兢的《大唐传载》记载:“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8]《前溪》始为吴地湖州一带的民间舞乐,此舞以源出之地得名。此后,随着《前溪》妙舞的流行,“前溪”这一地名也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在文学创作中渐成为别离伤心地的代名词。唐人诗歌创作多有取用这一意象的,如薛涛《寄张元夫》诗:“前溪独立后溪行,鹭识朱衣自不惊。借问人间愁寂意,伯牙弦绝已无声。”李咸用《江南曲》:“白苧不堪论古意,数花犹可醉前溪。孤舟有客归未得,乡梦欲成山鸟啼。”温庭筠《送李亿东归》:“别路青青柳弱,前溪漠漠苔生。”等等。认识到这一点,有益于我们对这些诗歌作品藉以表达的思想情感的理解。

三 舞蹈形象的流传及影响

舞蹈动作与歌辞的关系,表现在舞蹈形象与歌辞内容的相互理解、阐释上。作为配合舞曲表演的歌辞,对舞容会有一定程度的记录、反映。在某些舞歌舞容失传的情况下,留存下来的歌辞文本中所塑造的舞蹈形象,自有非同寻常的价值意义。以下举《垂手舞》为例说明。

《垂手舞》,始盛于南朝齐梁时期,是以“垂手”动作为主要舞蹈特征的乐舞表演。《乐府古题要解》说:“《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9]清金鉉《广西通志》中载“舞手”之容有五:“一手高举为起手,顺下为垂手,前伸为出手,两手合举为拱手,相持为挽手。”^[10]可知“垂手”的一般义为手臂向下,作为舞蹈动作,“垂手”是经过艺术化了的舞蹈技法。梁代吴均《小垂手》诗云:

舞女出西秦,蹑影舞阳春。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折腰应两笛,顿足转双巾。蛾眉与曼脸,见此空愁人。

由“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句,知舞者作“小垂手”动作时袖可拂尘,显示出“垂手”是手袖向下而臂膀轻摆的舞姿。“垂手”是《垂手舞》最主要的舞蹈特征,舞歌对“垂手”舞容的塑造,使得这一舞姿更为生动形象。

唐代有软舞《垂手罗》,被视为南朝《垂手舞》的遗制。除《大垂手》、《小垂手》、《垂手罗》等舞曲外,“垂手”作为舞蹈技法在唐代也很盛行,常被采入其他舞曲中。段安节《乐府杂录》曰:“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11]这里的“大垂手”、“小垂手”显非独立舞曲,而是一种舞容,是舞蹈动作之一。大抵中唐以后,因《大垂手》、《小垂手》、《垂手罗》等以“垂手”舞姿为特征的舞乐广为流传,“垂手”渐成为舞蹈技法的典型动作,应用于不同舞类中。

南朝以后的咏舞诗、咏物诗中,也有不少取用“垂手”形象的,藉之状物抒情,取得很好的表达效果。如王翰《子夜春歌》:“桑女淮南曲,金鞍塞北装。行行小垂手,日暮渭川阳。”李白《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对客小垂手,罗衣舞春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诗歌创作中的“垂手”形象,再现《垂手舞》的风神仪态,同时也提升了诗歌语言的抒情状物能力。如王翰《子夜春歌》中,“行行”二字生动传达了舞蹈场面,从中依稀可见舞者婀娜的舞容。白居易以“柳无力”比喻舞女的娇柔婉媚,鲍溶诗云“小垂手”能“驻浮云”,看来此舞真是妙绝天成了。诗人或借“垂手”摹写舞容,或藉之状物,是舞蹈形象进入文学创作对诗歌语言表达能力提升的反映。宋胡仔《渔隐丛话》引《洪驹甫诗话》:“潘子真为予言晋公诗:‘绿杨垂手舞,黄鸟缓声歌。’乐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缓声》、《后缓声》,故丁用之,其属对律切如此。”^[12]

四 演艺情况的流传及影响

具有较高审美能力的文人对听歌看舞有着强烈喜好,他们创作配合舞曲的歌辞,也创作了大量具有相当艺术成就的观舞诗。《柘枝》是唐代最为流行的舞蹈曲目之一,不仅深得皇室宠爱,宫廷外的《柘枝》表演也很有名。唐代诗文中直接以《柘枝》为题的就有许多,如白居易有《柘枝词》、《柘

枝妓》、《看常州柘枝》、《和同州杨侍郎夸柘枝见寄》,张祜《观杭州柘枝》、《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观杨媛柘枝》、《李家柘枝》,卢肇《湖南观双柘枝舞赋》,沈亚之《柘枝舞赋》等。其他间接关涉《柘枝》的作品就更多了。民间的《柘枝舞》极为盛行,有专擅《柘枝舞》的“柘枝妓”,也有以表演《柘枝》世代传家的乐户,如张祜诗所称“李家柘枝”。一些《柘枝》舞人的故事流传开来,成为文坛佳话。如范摅的《云溪友议》记载诗人殷尧藩在长沙时,尚书李翱设宴款待他,席上有表演柘枝舞的舞女,“非疾而颜色忧悴”,殷尧藩认出舞者竟是旧友之女,当场赋诗以赠:“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粉泪双垂。”在座的人也万分震惊,不想当日闺门秀女竟沦为舞伎。“李翱即命削丹书,于宾馆中择士嫁之。”^[13]施元与在京城听说了这件事,“驰诗赠李公”,诗云:“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14]施作将李翱比为迎文姬归汉的曹操,一时传为美谈。

再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蹈。唐舞《剑器》,以开元时期公孙大娘的表演最著名。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说:“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细想当时能作此舞的应不止公孙大娘一人,但此舞师徒相传,公孙大娘一门的舞蹈应是有些秘技的。当时宫廷内外,无不以能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为荣。司空图《剑器》歌辞说:“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就连公孙大娘的舞蹈装束都成为众多女子仿效的对象。公孙大娘的《剑器》舞蹈,雄壮高妙,后人常视其为盛唐精神的体现。《新唐书·张旭传》载:“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15]李白虽高称“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但毕竟还是承认张旭书法与公孙大娘舞《剑器》之间的借助关系的,只是为了强调“贵天生”,反用其事罢了。《剑器》的流行,体现了盛唐人的高爽豪健气格。五十年后,当杜甫回忆起公孙大娘,脑海中虽仍留有她“玉貌锦衣”的情影。郑嵎《津阳门诗》,追忆玄宗朝升平遗事:“都卢寻撞诚醒醒,公孙剑伎方神奇。”下注:“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16]可以说,以公孙大娘舞《剑器》为代表的唐代健舞,已成为盛唐风貌及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

综上,舞曲歌辞作为一种歌舞文学,在它的流传过程中,大到文化精神、思想内涵,小到语言词汇、典故运用,对于当时及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参考文献】

- [1] [5][9][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54.614.807.
- [2] 旧唐书:第2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3.
- [3] 李长吉歌诗:第2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7.

(下转第123页)

- [2] 邹树梁, 刘文君, 王铁骊, 等. 我国核电产业现状及其发展的战略思考[J]. 湖南社会科学, 2005, (1): 104-108.
- [3] [5] 邹树梁, 高 阳. 中国核电产业发展战略与湖南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J]. 中国核工业, 2006, (9): 33-34.
- [4] 袁乾培. 发展核电是湖南能源建设的必然选择[N]. 湖南日报. 2004-10-14.
- [6] 康日新. 关于我国核电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 管理现代化. 2003, (1): 4-6.
- [7] 苏万新. 中国核电发展 SWOT 分析[EB/OL]. 中国核电论坛, 2006-04-15. <http://www.Chinanuclear.cn/bbs/>.
- [8] 澳大利亚铀信息中心. 核电的经济性[EB/OL]. 中国核电信息网, 2003-10-1.
- [9] 唐红阳. 湖南点燃核电激情[N]. 湖南经济报. 2006-3-23.

SWOT Analysis on the Nuclear Power Industry in Hunan

CHEN Wen - kui, ZOU Shu - liang, WANG Tie - l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alyzing the main problems that Hunan's energy faces, and then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four factors such as: the strengths, weak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nuclear power industry in Hunan, in order to obtain that developing nuclear power industry in Hunan actively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ut for solving Hunan's energy problems

Key words: nuclear power industry;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energy problem

(上接第 91 页)

- [4] 汉书: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96.
- [6] 欧阳予倩. 唐代舞蹈[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64.
- [7] 冯双白等. 图说中国舞蹈史[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8.
- [8]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893.
- [10] [清]金鉷谨. 广西通志:第40卷[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6.
- [11] [唐]段安节. 乐府杂录[M].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19.
- [12] [宋]胡仔纂集. 苕溪渔隐丛话:第2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62.172.
- [13]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95.282.
- [14] [16]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99.5588.6620.
- [15] 新唐书:第202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764.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Dancing Songs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LIANG Hai - yan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ancing Song has a dual body that includes performing arts and literary type. It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Yue Fu Poems.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Dancing Song from many sights such as stories, contents, thoughts, images and performing etc, when it was spreading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Dancing Songs; Yue Fu poems; Literary Influence